翠袖乾坤

伍淑賢

湯碗裡的風波

上回談到以前的老美老闆，動輒以「對海鮮敏感」為借口，每次來港都令公司上下誠惶誠恐，生怕偶一不慎，讓他吃了魚或者貝殼類東西，會釀出大禍。我們帶他去吃飯，點菜時都很小心。

有次我帶他去當時全城最豪的君悅酒店吃中菜。點菜時，固然避開所有魚蝦蟹貝類。點湯的時候，我選了西湖牛肉羹，以為很安全。其實是我年少無知，不知道原來高級飯店的牛肉羹湯底，是用螃蟹等海鮮去熬的。

湯上來了，老闆問是甚麼，我答是牛肉湯而已。他喝了幾口，面色不對，嘴裡慢慢吐出幾小片白色的殼碎。我嚇一跳，心想會不會是蛋殼碎。一問部長，才知道湯是用了魚鮮熬的，有螃蟹。沒辦法，只有如實告訴老闆，馬上陪百個不是。其實我們應該寫菜時，十分高調地告訴部長，跟廚房說清楚，這一桌的菜，萬萬容不得半粒海鮮，而不是靠常識去判斷點甚麼菜。這是我大意的地方。

那頓飯，雖不至於不歡而散，但大家都是沒甚話說就吃完。我有心理準備那天晚上隨時要叫十字車，送老闆入醫院洗胃或者急救，但他一直沒甚異樣。也就罷了。後來就沒再聽他說過甚麼食物敏感。

當然，別人的身體狀況我們必須尊重，更不會存心加害。不過如果有人故意誇大，以心理戰來欺壓弱勢同事，人們也自有方法還以顏色。

事後有人問，我犯上幾乎「謀殺老闆」的滔天大罪，之後在公司還有立足之地嗎？幸好那家是跨國公司，權力有多方多層制衡，而且認錢不認人。當年他縱是集團總裁，也奈我這地位卑微但業績好的經理不何。

食物的政治還有很多，如吃素吃葷之爭，連鎖餐廳和地區小店的取捨，各色迅速消失的本土食品之救亡運動，像茶果、白糖糕、七姐誕供品等，都是好題目。身為庶民，如果要選的話，就如村上春樹那「雞蛋與牆」的名句：在連鎖店咖啡與茶餐廳絲襪奶茶之間，一定會選絲襪奶茶。

琴台客聚

黃仲鳴

紫羅蘭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一個春寒料峭的下午，上海。張愛玲捧着一個紙包，前往拜訪紫羅蘭庵主人周瘦鵑。紙包內的是一疊稿子，標題為《沉香屑》，分為兩篇，第一篇標明〈第一爐香〉，第二篇為〈第二爐香〉。這一會面，一老一少傾談甚歡。

周瘦鵑告訴張愛玲：十多年前，他曾辦過一本雜誌《紫羅蘭》，於今得到銀行家的支持，復活了。

張愛玲聽了很高興，說：十多年前，他辦的《紫羅蘭》、《半月》、《紫羅花片》，她和母親都是讀者。

當夜，周瘦鵑細讀她的《沉香屑》，登時「深喜之」，並決定將〈第一爐香〉刊在第二期，〈第二爐香〉刊在第三期。張愛玲這「出世之作」發表後，一發不可收拾，創作不斷，名聲大振。果應了她的名言：成名要趁早呀。

周瘦鵑是一代名編，為何獨愛「紫羅蘭」三個字？他在蘇州的故居定名「紫蘭小築」，書室定名「紫羅蘭庵」，雜誌定名《紫羅蘭》、《紫羅花片》，小品集定名《紫蘭芽》、《紫蘭小譜》，他的叢書定名《紫蘭庵小叢書》。更在故園一角，疊石為「紫蘭台」，種滿一叢叢的紫羅蘭。（見《愛的供狀》）而他書寫的墨水，也用紫色。

周瘦鵑一生低首紫羅蘭，實涉一段情。十八歲時，他任教於上海民立中學，在務本女校演觀賞演出時，一位女演員吸引了他，燃起他強烈的愛慕之心。這位女生名周吟萍。他膽粗粗的投書，盼結友誼。周小姐曾讀過他的作品，早已心儀，連忙回信，一段戀情就此產生。

但好事多磨。年多以後，周吟萍奉父母之命，不堪威迫，含淚嫁與一鉅賈之子。這一打擊，是周瘦鵑創作哀情小說的源頭。周吟萍的洋名叫Violet（紫羅蘭），自此，終周瘦鵑一生，就與紫羅蘭糾纏不捨。一九四六年，周瘦鵑妻病逝，周吟萍亦已守寡，周瘦鵑有意結合，惟「紫羅蘭」卻以年華老去，不欲重墮綺障，並對周瘦鵑說，盼將她看作是永遠的未婚妻吧。

在小說《情》的開端說：「挽近之世，一情字為人玷辱殆盡，實則肉欲，美其曰情愛，須知情愛之花，決不植於欲田之中。肉欲之外，尚有精誠者在，精誠之愛，能歷古而不磨，天長地久之一日……」這番話，可作兩周之愛的注腳。

周瘦鵑《留聲機片》的主角情劫生，是情癡，他也是情癡；但周瘦鵑卻理智得多了，他沒有逃，沒有逃往恨島、桃花源，也沒進相思病院。他以紫羅蘭、紫色來療治心傷，並化而為寫作力量，哀情不絕，居然也為一些情傷的人帶來宣洩、撫慰之功。

張愛玲愛《紫羅蘭》，周瘦鵑愛「紫羅蘭」；有了「紫羅蘭」，始有《紫羅蘭》，這才捧起了張愛玲這個天才。

■架起墨鏡的周瘦鵑，十分有型。　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廈門．琴島

一直很想去廈門，飛機航程只需一小時，旅遊套餐又便宜，只是一定要兩人同行，今次是Annie提議去的，我當然樂意結伴。

三日兩夜的套餐，乘搭港龍航機、住宿喜來登酒店含早餐、還包機場接送，都只是每人港幣二千多元，實在抵玩。

廈門市景點不多，要去的就只有南普陀寺，寺前那片荷塘，實在很矚目，可惜不是時候，荷花已過，還好有小撮蓮花點綴。寺院的平面幅員不太大，但進入才知道，依山而建，層層疊疊，卻又非常宏偉。寺旁就是閩南佛學院，僧侶連學生也有百多人。南普陀寺在廈門島南部五老峰下，始建於唐代，寺內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建築精美，雄偉宏麗，各殿供奉彌勒、三世尊佛、千手觀音、四大天王、十八羅漢等，妙相莊嚴，海內外善男信女絡繹不絕，香火鼎盛。

去廈門一定要去鼓浪嶼，乘搭渡輪只是十五鐘的航程，小島上沒有汽車，交通工具只有電動的環島旅遊車，收費每人人民幣六十元。鼓浪嶼的景點不少，但以菽莊花園、皓月園、鋼琴博物館最著名。菽莊花園是一名台灣歸僑的私人後花園，因思念家園而建立的，後來捐給當地政府，現在當地政府把菽莊花園作成收費的觀光景點。菽莊花園蓋在依山臨海處，內有迷宮、涼亭等古色建築。花園內的「鋼琴博物館」，收藏了百多具鋼琴，從早期鋼琴到現代鋼琴，全都是由一位移居澳洲的鼓浪嶼華僑捐贈；參觀完畢，還有現場鋼琴表演，聽說鼓浪嶼人特別有音樂細胞，還擅長鋼琴，所以又稱「琴島」。

廈門有三寶：沙茶麵、茶葉、海鮮。沙茶麵在小吃店嚐過；逛了十多間茶葉店，最後買了半斤鐵觀音、和一些茶具；最後在Annie帶領下去地道的「小眼鏡海鮮店」吃海鮮，完成了一次豐盛的開心旅程。

百家廊

朵拉

四處木棉

那時我們佇在鼓浪嶼的林家花園裡，有人指着遙遠的山上：「那裡就是日光巖。」於是，大家趕緊尋覓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角度，坐在欄杆上，把遙遙日光巖的山巔拍下來帶回去。年歲的束縛，讓這一隊老弱殘兵旅遊團無法自在攀爬到山頂，只好換個方式，拍下照片作為紀念。

一個轉身，倏然驚艷，隔着一個湖的對岸，一棵開滿了紅花的樹，竟是如此明艷絢麗的奪目火紅，像一棵着火的樹。

愕然，卻無語。已經教那火一般的紅，燒啞了嗓子，說不出話來。

低頭，地上有一朵凋萎的紅花，是風把它從對岸吹過來的吧？縱然已經萎落地上，那紅，依樣是濃郁不散，像是把所有深淺濃淡的紅色，全都凝在一塊，濃縮得最最濃烈，近乎紫色以後，才迸開出來的紅顏色。

■紅得耀眼的木棉花樹。　網上圖片

啊！突然醒悟，那是一棵木棉花樹！

三月人在高雄，車子走在市區的街道，路中間植滿行道樹，已經沒有葉子的樹，只餘光禿禿的枝幹，起初不以為意，乍然忽見數朵紅花掛在樹上，於微寒的風中輕輕顫動，詫異世上竟有那樣炫麗的紅，待得知那璀璨如火的花即是木棉，不禁重複驚呼：「啊！啊！木棉花？木棉花？這就是木棉花了！」

是一場無意的相遇，因而驚異不已。

然而，車子並沒有因為我的驚艷而稍作滯留，木棉花終於在車窗外，一格一格地掠過去了。

10多年前開始學習水墨畫，老師提筆蘸上火焰的紅，在宣紙上一按一提，一朵亮麗紅花頓時煥發開來，黑色的枝幹雄偉挺直，襯得紅花益發鮮明。老師說：「這花即是木棉，又叫英雄花。」

那紅，先在紙上渲染開來，然後透過紙背。

眼前，在湖的對岸邊，就是一棵高聳入雲，名為木棉的英雄花！

多麼不可置信呀！三月在台灣，想多看一眼都沒有機會的明艷燦麗木棉花，就那樣錯身而過。居然又於四月的暮春天，在廈門鼓浪嶼的林家花園裡，再度與開滿一樹紅得耀眼教人屏息的木棉花樹相逢。

雖然它就近在對岸，卻又遙遠得仿佛是在夢裡。因為太不可置信，卻也沒有再走過去印證那燃燒似的樹上烈火真的就是木棉開花。

讓一些憧憬，一些期待，蒙上一層霧，罩上一層紗，如幻似真，無需去證實，保留懷念中永遠的美麗。

薄薄的陽光灑在閩江江畔，輕寒的春風中，大家下了旅遊巴士，跟隨着福州市文聯主席陳章漢的腳步，觀賞福州市江濱公園的景色。當眾人再三讚歎着白石雕壁上那瀟灑雋秀超脫塵氣的書法與文章時，身兼兩職的福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及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唐希先生終於忍不住洩露，那白壁上的文章和書法皆為陳章漢先生書撰。

瞬息間，章漢先生成了江濱公園裡最美麗和出色的風景，人人競相要與他及他的作品合影留念。

尚未走到江濱公園那一列長長的壁雕前，先見到一棵葉子落得殆盡的大樹，就那麼孤伶伶，立在江畔。而那一樹冒火的紅，將整個閩江江畔燃得燦亮。

閩江江水緩緩地流淌，木棉花樹靜靜地綻放，遊人不多的公園，有人經過也沒人抬頭觀看，但它兀自爆開它那像火一樣殷紅奪目的顏色。

從前不識木棉花，便也從來不曾和它相見。這一回，從三月到四月，從台灣到福建，長長的一條路上，竟然有緣一次又一次地和怒放的木棉花數回邂逅。深紅疊着淺紅，濃艷間着淡麗，它們總是滿滿地盛開一樹的灼華。

然而，記憶裡最難忘的，偏偏卻是在莆田延壽山莊的清晨，那開在延壽山上的單朵木棉花。

抵達莆田的第一個早上，陽光還沒照進臥房，人已經被站在窗口邊的鳥兒的啁啾鳴囀喚醒，披件風衣拎本簿子帶枝鉛筆，散步到戶外去寫生。

走到山坡上，望見靜靜的延壽河，無聲地朝向北部流去。蜿蜒的河對岸群山綿延，青綠翠碧的山中樹叢裡，有人家的房子，裊裊炊煙已在繚繞。一隻淡黃色的小鳥迎面飛來，還沒仔細看清牠的樣貌，非常突然地，牠即刻又躥進一叢蘆葦花裡。

幽靜冷寂的早晨，無語的花無語的樹無語的人，一片雪白茫茫風姿楚楚的蘆葦花的風景，在靜默間迅速地轉移到我的本子裡。然後我朝另一個方向走去，回到住宿的樓前，看見一株掉光了葉子的樹，樹幹並不粗壯，細瘦堪憐模樣，遠遠的枝幹頂上，萌茁着嫩嫩的綠色細芽，僅有一朵紅花在晨風中微微地顫抖，望着，擔心那風萬一再狂一些，這朵孤芳自賞的花，可能就要飄落下地上來了。

「這是木棉花。」有人走到我旁邊，大約是見我抬頭仰望的好奇模樣，他告訴我。

我轉頭，原來是P。

■深紅疊着淺紅，濃艷間着淡麗。　網上圖片

「木棉花？」前兩天在鼓浪嶼，剛剛才遇見木棉花，那棵懸掛一樹灼灼艷紅的木棉花樹，喧鬧而煩囂。「但是只有一朵呀！木棉花不是待葉子全落光後，就開滿一樹的花嗎？」這是當年老師告訴我的。

「是，眼前這，它就是一朵，但這是木棉花沒錯。」來自福州的P口氣非常肯定。「也有人喚它英雄花。」

英雄花？這株更不配稱了吧？

是否英雄也有寂寞的時候，所以木棉花偶爾亦孤獨地只開一朵？

每一回和木棉花相遇，它都遠遠的懸在枝頭上，欲燃的紅應該給人暖暖的感覺，但是看着看着，它卻另有一股冷紅的清艷，真是非常奇怪，燃燒而清冷，一如無言而有情，木棉花是不是這樣子呢？

杜亦有道

阿杜

正常之極

「洗米華」梁思浩傳出為大班鄭開設之鴻圖台羅致過檔消息，還說「過檔費」千五萬，消息放出，香港電台即日便叫梁思浩節目停播，「洗米華」因此向傳媒發怨言，怨港台太決絕無情，連一日兩日也不容他「走位」安然引退，實太不近人情云云。

阿杜是廣播道上一「奇例」，八二至八三年時曾同時在商台和香港電台兩個台同出節目，且都是講「每周娛圈逸事」專題，竟也可兩台共存達年半之久，沒有被叫「停播」炒魷，只不過自己「識做」，在此一台從不提另一台，從無予對方批評月旦，後來還是因自己不堪太忙而辭退商台之客席主播一職。如此在敵對狀態之兩台同時服務，可說少有，對後來之上過ATV便絕不容上TVB之死敵狀態便頗不以為然，深信有實力便能決定一切，如劉翔高欄破世界紀錄，個個台都要爭着訪問，哪有「你上過亞視便不能上無綫」這碼事？

但今回梁思浩被急速停播，筆者則認為合情合理，因為「大班鄭」鄭經翰播音從來大膽敢言，早為眾所周知，梁思浩亦從不是言論小心翼翼之人，他既然已表現出要離巢之意，港台難免會擔心他在臨走時說兩句「我在港台多年都鬱鬱不得志」、「港台節目一無是處」之類，那麼港台顏面何存，那時才馬上決定把你「炒魷」？但此時你早已「自炒」，港台方面有何可奈何？所以快快叫你「停播」省了憂心忡忡了，你既能高調而走，人家也可以高調而停，禮尚往來正常之極。所以一個人之操守言論、為人作風非常重要，筆者做敵對台年餘安然無恙便是此例，不過如今各台競爭激烈，像此種容許兩台同時亮相發聲的情形，相信再不會有了，如一些唱片公司不簽無綫獨家合約旗下歌手，就亮相唱一句也會被禁，以致這大半年全港所有歌手像啞了一橛，所以像「洗米華」被急速禁聲，實為正常之極了。

思旋天地

思旋

「過度活躍症患者」

家長和教師最感頭痛的是面對過度活躍症的學童。他們智商非低，但思想與行為皆顯過度活躍而沒有紀律性，甚至在群體中不尊重別人及沒規矩，搗亂秩序。在讀書時期的同學，若非太嚴重，一般家長和教師或者會「得過且過」不特別關注，期望隨着年齡增長，智商成熟後或會有所改進。遺憾的是，在關鍵時刻，長輩不加注意的話，並未發覺原來是患了過度活躍症，疏忽於病情萌芽未加醫理而讓病情惡化，卻非好事。

今年辛卯屬兔年，農曆已踏進五月，正是賽龍舟吃粽子時。剛過去的短短四個月間，這隻兔子認真是患了過度活躍症。全球政經秩序被搞亂了，天災人禍，政變以及經濟、金融市場等更是連串風浪，令人惶恐終日，幸福指數大降。

處於全球各勢力利益角逐風浪中的香港，唯恐天下不亂的病態活躍徒特別多，此刻不斷搞事生非，社會無法安寧。精力專注於無謂爭拗內耗，又哪有時間精神去做正當事呢？尤其備受挑釁的有關人士。社會風氣如此差勁，無可置疑的是某程度會打擊到那些願為公眾服務、建設好香港的精英有心人的士氣了。現時香港正步入重要的選舉年，這是關鍵的時刻。

曾為香港過渡時期以及穩定回歸作過重要貢獻，十分熟悉香港人和事的前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上周率領五人調研團來港。陳佐洱現已榮任全國政協常委兼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了，他此行的目的是來港為港區政協委員如何落實國家主席胡錦濤、政協主席賈慶林對港區委員新要求，如何提高履行政協委員職責，有何困難，提改善建議等調研。謙謙君子陳佐洱是個實話實說敢言的官員，有緣能聽君一席話，對國是港情的了解更深入。當前發生在香港的某些別有用心如患過度活躍的病者，我們倒希望陳佐洱能開劑良藥替他們治病。為香港好為國家好。

詩幻留形

陳智德

第六屆大學文學獎頒獎禮

第六屆「大學文學獎」於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頒獎禮，我是新詩組評審之一，在頒獎禮上有幸見到獲新詩組獎項的三位得主，因大會採糊名制度，評選時並不知道作者身份，至總評會定案後才得知。

作為新詩的喜好者、作者和評論者，我一直都有留意詩壇狀況，詩組冠軍得主阮文略在中大修讀期間參加吐露詩社，寫詩已有一段日子，其得獎作品〈浮生六記四首〉雖為組詩，但沒有堆砌之病，四首各有獨特寫法，見出其功力和創意。

亞軍周漢輝筆名波希米亞，也是寫詩有年，常在《秋螢》發表作品，去年出版了詩集《長鏡頭》，得獎作品〈船渡漫筆〉一改過往風格，寫得輕巧隨心，淡泊而具韻致，深合其詩所寫內容，是我很喜歡讀的一首。

季軍梁愷儀較陌生，得獎作品〈她叫阿Ann，來自印尼〉語言活潑靈巧，內容視野獨具。

在新詩組以外，浸會大學的袁子桓以〈龍友〉獲小說組冠軍；香港大學的馮佩馨以〈包着頭的人〉獲散文組冠軍；而大學文學獎的特色是除了新詩、散文和小說組的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之外，另設「少年作家獎」和「傑出少年作家獎」，藉以鼓勵更多初學寫作的青少年。

頒獎禮後，大會安排了朱少璋、唐睿和我，分別代表散文、小說和新詩組評審，以對談方式主講由胡燕青老師主持的「也要翹首引領——談談年輕人的寫作視野」專題座談會，胡老師提出一些問題，再由三位輪流發言，主要是有關如何提升青年人寫作視野，我以「世界觀」為重要關鍵予以回應。